

启示录

遥远的凯歌

西格伯特 W 贝克 (Siegbert W. Becker)

翻译：张崇峰

西北出版社
密尔沃基 威斯康辛



中国路德会 基业译丛

试读本

All rights reserved. Except for brief quotations in critical articles or reviews,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in any manner without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from the publisher.

Library of Congress Card 84-60230
Northwestern Publishing House
1250 N. 113th St., Milwaukee, WI 53226-3284
www.nph.net
© 1985 by Northwestern Publishing House
Published 1985
ISBN 978-0-8100-0190-9

试读本



西格伯特 W 贝克博士
1914-1984

第二个异象：海中上来的兽（13:1-10）

所描绘的野兽（13:1-8）

1) Καὶ εἶδον ἐκ τῆς θαλάσσης θηρίον ἀναβαῖνον, ἔχον κέρατα δέκα καὶ κεφαλὰς ἑπτὰ, καὶ ἐπὶ τῶν κεράτων αὐτοῦ δέκα διαδήματα, καὶ ἐπὶ τὰς κεφαλὰς αὐτοῦ ὀνόματα βλασφημίας. 2) καὶ τὸ θηρίον ὃ εἶδον ἦν ὅμοιον παρδάλει, καὶ οἱ πόδες αὐτοῦ ὡς ἄρκου, καὶ τὸ στόμα αὐτοῦ ὡς στόμα λέοντος, καὶ ἔδωκεν αὐτῷ ὁ δράκων τὴν δύναμιν αὐτοῦ καὶ τὸν θρόνον αὐτοῦ καὶ ἐξουσίαν μεγάλην. 3) καὶ μίαν ἐκ τῶν κεφαλῶν αὐτοῦ ὡς ἐσφαγμένην εἰς θάνατον, καὶ ἡ πληγὴ τοῦ θανάτου αὐτοῦ ἐθεραπεύθη. καὶ ἔθαυμάσθη ὅλη ἡ γῆ ὀπίσω τοῦ θηρίου, 4) καὶ προσεκύνησαν τῷ δράκοντι, ὅτι ἔδωκεν τὴν ἐξουσίαν τῷ θηρίῳ, καὶ προσεκύνησαν τῷ θηρίῳ λέγοντες, Τίς ὅμοιος τῷ θηρίῳ, καὶ τίς δύναται πολεμῆσαι μετ' αὐτοῦ; 5) καὶ ἐδόθη αὐτῷ στόμα λαλοῦν μεγάλα καὶ βλασφημίας, καὶ ἐδόθη αὐτῷ ἐξουσία ποιῆσαι μῆνας τεσσεράκοντα καὶ δύο. 6) καὶ ἤνοιξεν τὸ στόμα αὐτοῦ εἰς βλασφημίας πρὸς τὸν Θεόν, βλασφημῆσαι τὸ ὄνομα αὐτοῦ καὶ τὴν σκηνὴν αὐτοῦ, τοὺς ἐν τῷ οὐρανῷ σκηνοῦντας. 7) καὶ ἐδόθη αὐτῷ ποιῆσαι πόλεμον μετὰ τῶν ἁγίων καὶ νικῆσαι αὐτούς, καὶ ἐδόθη αὐτῷ ἐξουσία ἐπὶ πᾶσαν φυλὴν καὶ λαὸν καὶ γλῶσσαν καὶ ἔθνος. 8) καὶ προσκυνήσουσιν αὐτὸν πάντες οἱ κατοικοῦντες ἐπὶ τῆς γῆς, οὓς οὐ γέγραπται τὸ ὄνομα αὐτοῦ ἐν τῷ βιβλίῳ τῆς ζωῆς τοῦ Ἀρνίου τοῦ ἐσφαγμένου ἀπὸ καταβολῆς κόσμου.

1) *And I saw a beast rising out of the sea, having ten horns and seven heads, and upon his horns ten crowns, and there were blasphemous names on his heads. 2) And the beast which I saw was like a leopard, but his feet were like those of a bear, and his mouth like the mouth of a lion. And the dragon gave him his power and his throne and great authority. 3) One of his heads seemed to have been butchered to death, but its mortal wound was healed. And the whole world, following the beast, was filled with admiration, 4) and they worshiped the dragon because he gave authority to the beast, and they worshiped the beast, saying, "Who is like the beast, and who can go to war against him?"*

5) *And he was given a mouth speaking great things, yes, blasphemous things, and he was given authority to work (or, to continue) for 42 months. 6) And he opened his mouth to speak blasphemies against God, to blaspheme his name and his tabernacle, those who dwell in heaven.*

7) *And he was given power to wage war with the saints and to be victorious over them, and he was given authority over every tribe and people and language and nation. 8) And all those who dwell on the earth will worship him, whose names have not been written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e world in the book of life, which belongs to the lamb that was slain.*

【启 13:1】 我又看见一个兽从海中上来，有十角七头，在十角上戴着

十个冠冕，七头上有亵渎的名号。

【启 13:2】我所看见的兽，形状像豹，脚像熊的脚，口像狮子的口。那龙将自己的能力，座位，和大权柄，都给了它。

【启 13:3】我看见兽的七头中，有一个似乎受了死伤。那死伤却医好了。全地的人，都希奇跟从那兽。

【启 13:4】又拜那龙，因为它将自己的权柄给了兽。也拜兽说，谁能比这兽，谁能与它交战呢？

【启 13:5】又赐给它说夸大亵渎话的口。又有权柄赐给它，可以任意而行四十二个月。

【启 13:6】兽就开口向神说亵渎的话，亵渎神的名，并他的帐幕，那些住在天上的。

【启 13:7】他得了能力与诸圣徒开战，并且胜过他们，他又得了权柄，可以管辖各支派、各民族、各方言、各邦国。

【启 13:8】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人，都要拜它。

关于这只兽，有两个所有的释经者们都必然同意的事实。首先，这兽是从魔鬼那里获得了他的能力，是为魔鬼的意图效力的。其次，这兽是教会强大的仇敌，但是他绝不可能对蒙拣选之人造成任何永久性的伤害。因此，这个异象再一次将《启示录》的基本信息摆在了我们面前，就是说，教会将会遇见诸多仇敌，他们想要毁掉她，但是上帝必会在一切的危险之中，确保他的选民安全无虞。

这兽的身份，并不像用来安慰饱受逼迫和苦难的教会的总体信息那么显而易见。那个时期的基督徒们很可能会认为，这兽代表的是任何一个让他们的生活变得苦难重重的仇敌。当约翰写下这卷书的时候，正逼迫着他们的最明显的仇敌，就是罗马帝国的政府。

很多路德宗的释经者们同样将这只兽视为罗马帝国的象征，在教会历史中最初的几个世纪中，罗马帝国曾屡次设法将基督教斩草除根。虽然这样的解读看起来看似合情合理，但是，我们要是将阐释仅仅局限在罗马帝国所带来的逼迫之上，就显得鼠目寸光了。

《启示录》中的画面常常就是《旧约》中的画面。对于任何一个熟悉《旧约》内容的人而言，约翰的这一异象必然立刻让他们想起先知但以理所描绘的一个类似的异象。在《但以理书》的第七章中，这位先知提到了从海中上来的四个大兽。约翰在此处描绘出的、从海里上来的兽，与但以理提到的四个大兽如出一辙。这四只兽的第一个被描绘为“像狮子”；而约翰看到的兽口像狮子的口。但以理提到的第二只兽看上去“像熊”；而约翰看到的兽脚像熊的脚。但以理提到的第三只兽“如豹子一样”；约翰看到的兽形状像豹子。第四只兽没有与任何的野兽进行比较，只是说头有十角。约翰看到的兽也有十角。但以理所描绘的第三只兽有四个头，这就意味着四只兽加在一起一共有七个头，正如约翰在一只兽上看到的一样。但以理提到的兽十角中的一角被形容为“与圣民争战，并胜了他们”。若忽略语言上的差异不谈，约翰在描绘这只兽时，几乎重现了一模一样的用辞（《启示录》13:7）。

在《但以理书》中，经文直言不讳地给出了四只兽的意义。我们被告知，“四个大兽就是四个王国”（7:17）。当我们将这四只兽的异象，与但以理对尼布甲尼撒梦境的解读（《但以理书》2）相对照时，这四个王国就清晰可辨了。他们是①尼布甲尼撒的王国，②玛代波斯帝国，③亚历山大和他继任者们的帝国，④罗马帝国。第三只兽的四个头显然象征的是亚历山大死后，他的帝国分裂而出的四个王国，而第四只兽的十角则代表的事从罗马帝国的废墟中涌现而出的诸多邦国或王国。

但以理所见异象中的四只兽如此清晰地代表着世俗的统治者，以至于几乎可以肯定的是，约翰所见的、从海中上来的兽，也是俗世政权的象征。这两个异象间显而易见的平行结构，使我们必然作出这样的解读。明确了这一点之后，这个异象其他的细节就顺理成章了。

在前一章中看到，魔鬼藉着从他口中如同河流般奔涌而出的错误教义的洪流摧毁教会的企图，以失败告终。但是，当他站在海岸边的时候，在海中上来的兽那里，他觉察到了攻击教会的另一个契机。

正如我们所见，这只令人胆寒的兽象征着世俗的政权。世俗的政权都是上帝所设立的，虽然这是真的，然而因着它们拥有的权势，就像上帝所造的其他美好事物能够变成邪恶的器皿一样，它们也可以成为撒但得心应手的工具。这兽并不是魔鬼的创造。如同在创造的时候（《创世记》1:20,24），大地和海洋曾孕育出各种生物一样，这兽也因此从海中上来。它原本就是这个世界自然秩序中的一部分。

然而，从一开始，他所具有的鬼魔特质就是显而易见的。这兽有着十角和七头。这与形容大红龙时使用的是完全一样的词汇。这个异象确立了存在于这兽和魔鬼之间的、紧密的联盟关系。

这兽的十角上戴着十个冠冕。这些冠冕都是 *διαδήματα*，亦即王冠，和我们在大红龙的异象中所看到的一样。佩戴着这样的冠冕被视为对神圣尊荣的宣示。佩戴之人被视作神明的化身。公民政府常常有一种倾向，宣告他们拥有那唯独属于上帝的权柄，有时这样的政权直接试图废黜上帝。我们这个时代秉持无神论的共产主义政府就是典型的例子。但是在这里，我们也可以联想到那些在未出生的婴儿这件事上，公然无视“不可杀人”这神圣诫命的众多政府。这样的政府同样是在篡夺神圣的特权。虽然政府拥有佩剑的权柄，或杀戮的权力，但是他们仅在应对“作恶之人”的情况时才拥有这项权力（《罗马书》13:3ff）。

“在他的（七）头上有亵渎性的诸多名号（*blasphemous names*）。”按照字面的含义，经文说的是：“在他的（七）头上有亵渎的诸多名号（*names of blasphemy*），”但是此处的所有格无疑是描述性的所有格情形。一些抄本写的是：“在他的（七）头上有一个亵渎性的名号。”这种异读（*variant*）并未改变此处的语义。“名号”这个字，尤其是在《圣经》使用它的时候，常常绝不仅仅意味着我们对某个人或某件事随心所欲的称呼。“名号”一字常常被用来形容一个人，并告诉我们他到底是怎样的人。当我们提到一个人的“好名声”时，我们就是在这层含义上使用这个词汇。他的“好名声”包括人们提到他时所说的所有美好的事情。

“亵渎”字面上的意思是“邪恶的言语”或“诽谤”。这只兽的名号本身就在亵渎着某人。在这个节点上，到底是谁被这兽的名字或诸多名字所亵渎或毁谤，还不得而知，但是 13:6 中表明，亵渎的话是直接针对上帝的。我们或许可以说，一个人的名字包含着所有关于他的言论，而很多论及公民政府的事情，实际上都是对上帝的亵渎。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对所有的政权而言这都是真的，但是对那些公开反对基督教，甚或公然宣扬无神论的那些政权而言，例如共产主义国家的政权，这种情况尤为突出。例如，当一个政府宣称说，政府是临到国家的所有福祉的源头，或者擅自赋予自己权力，因为人们的思想和态度而惩罚他们时，这些宣告本身就是对上帝的特权和主权的否认与篡夺。论到他们时所提到的就是“亵渎的名号”，一种包含着对上帝的亵渎和侮辱的名声。

这兽的危险性和他毁灭的能力，在其外貌中被勾勒了出来：它身形如豹，有脚如熊的脚，有口如狮子的口。这三种动物常常使人充满恐惧，因此，从人的角度来看，当上帝的子民看清公民政府权能的端倪，并知晓他们的能力是多么容易为撒但所用时，他们往往会不由自主地感到惧怕。在这一权能面前，基督徒们常常感觉到束手无策、心灰意冷。即便那些政府是最为温和的政府，这种情况也不可避免。当政府凭借其从神而来的权柄，强制要求基督徒们纳税，用以支持一个试图灌输敌基督的进化论思想和世俗人文主义宗教的教育体系时，在基督徒的眼中，这个政府就披上了豹子、熊和狮子的样式了。

就此，公民政府就成了撒但的器皿。“那龙将自己的能力、尊位和权柄都赐给了他”。乍一看，这种偏激的观点似乎与教导说所有公民政府的能力和权柄都来自于上帝的《圣经》教义（《罗马书》13:1）相互矛盾。保罗说的是，除非因着上帝的授命，否则任何的公民权柄都将不复存在。因此，有人可能会辩称，将这兽视为公民政府象征的解读必然是错误的，因为这兽是从撒但那里得了他的权柄和统管的能力。然而，神圣协作（divine concurrence）的《圣经》教义——即教导说上帝可以利用邪恶之人，甚至利用撒但来达成他神圣目标的教义——使这样的辩称毫无必要，甚至站不住脚。例如，我们被告知，是魔鬼使约伯失去了他的儿女，是魔鬼掠夺了他的财产，但是约伯却仍然可以说：“收走的是耶和華”（《约伯记》1:21）。当魔鬼用满身的毒疮折磨约伯时，约伯用这样的话形容他经历的磨难和苦痛：“全能者的箭射中我”（《约伯记》6:4）。同样，《圣经》还教导说，撒但和上帝都曾驱使大卫对以色列进行一次人口普查（《撒母耳记下》24:1；《历代志上》21:1）。在神圣协作的背景之下，我们就不难发现，约翰说这兽是从撒但得来了他的能力和权柄，与最终所有的权柄都源自上帝的真理之间，两者毫无冲突是完全可能的了。

约翰继续道：“它的一个头似乎被宰杀气绝，但它的致命伤却愈合了。”更直译的译文可以是：“它的一个头看似被杀而死，但是导致其死亡的伤口愈合了。”希腊语 ἐσφαγγμένην 这个字的含义远不止“致命性的伤”（新国际版本）那么简单，尤其当这里使用的是完成时态的分词形式时，更是如此。

这节经文给释经者们带来了诸多的难题。他们中的一些人认为这节经文涉及的是基督的救赎之工，以及他在空坟墓里胜过撒但而取得的胜利。然而，可以毋庸置疑地说的是，七头中的一个所受的严重创伤、所面对的死亡，显然代表的是当这兽尝试着为魔鬼效力，并行使撒但所赐予的邪恶权能时，所遭受的某种挫败。

然而，这一挫败只是暂时的。致命伤痊愈了，教会可以预料到从公民政府而来的新一轮的逼迫了。这兽七头中的一个上的创伤或许是一种象征，用以向教会表明，当公民政府公然的敌意短暂地偃旗息鼓时，教会将迎来一段时间的喘息。

然而，在这一致命伤中或许还可以看到的是历史上一个具体的事件，这事件显示出这一公民政府是如何看起来暂时丧失了为撒但卖命的能力的。当康斯坦丁大帝回转归信，并且基督教变成了帝国立国的宗教时，教会在罗马政府手中曾遭遇的周期性的、令人发指的逼迫，似乎终于烟消云散了。公民政府不再是教会的逼迫者，反而变成了基督信仰的推动者。作为撒但的工具，公民政府似乎遭受了无法治愈的创伤。但是，随之而来的政教合一的体系却成了真正敬虔、正统的基督教在历史上最大的仇敌之一。至少从撒但的角度来看，这一致命伤也曾得了医治了。

随后，当约翰告诉我们说，这个世界，就是说，全地的居民都跟从了那兽，并满心都是钦佩时，他并没有告诉我们是什么使得人们对这兽发出如此的惊叹。这份钦佩可能来自于那致命的创伤看起来神奇般的康复，或者也可能是对这兽极大的能力和权柄感到的惊奇。上下文似乎倾向于后一种可能。这个世界崇尚的是权势和名望，并且从不会追问这权势到底是用来服事上帝，还是用来为魔鬼卖命。当政权使用它们极大的权势攻击教会时，上帝的子民不能指望着从普世大众那里得到任何的同情。

大众对这兽的钦佩与对献给魔鬼尊崇紧密相连。约翰看见地上的人们因为正是龙将他的权柄赋予了这兽，又敬拜那龙。非基督教的世界表面上可能对公开的魔鬼崇拜表示厌恶，然而保罗告诉我们，所有并非径直向真神献上的敬拜，实际上都是献给各样鬼魔的（《哥林多前书》10:20）。因此，约翰也可以说，当全地都将偶像式的尊荣献给尘世上的众多政权时，他们就是在敬拜那龙。

不信的世界同样敬拜这兽，又说：“有谁可以和这兽相比呢？有谁能与他作战呢？”这些话认为这兽拥有全能的属性。这两个问题都是反问句，意为着这兽凌驾在万事万物之上，没有人能够与已经投身在撒但麾下效力的政府征战并且得胜。这兽被赋予了唯独属于上帝的尊荣。《旧约》数次藉着宣告没有人像上帝一样的主张，对上帝无可比拟的威荣加以强调。在穿越红海之后，以色列人感慨说：“有谁像你——荣耀圣洁，可颂可畏，施行奇事呢？”（《出埃及记》15:11；参见《以赛亚书》46:5；《列王纪上》8:23；《历代志下》6:14；《诗篇》35:10，71:19）。这里，同样的威荣归在了这兽的身上。第二个问题承认的是，这兽在所有的仇敌面前都将是战无不胜的。世人期待的是教会在施行迫害的政权手中，最终将遭受彻底的溃败。藉着这卷书中的诸多预言，约翰向上帝的子民们保证，这样的事绝不会发生，然而，他也向教会内的成员们发出预警，必然会有一些时期，教会的前景将变得黯淡无光，以至于教会的仇敌们都对赢得胜利感到信心十足。但是，就像罗马帝国的政权及其异教的臣民曾领教过的那样，确实存在着一种能够与之争战，并成功抵挡他们的力量，因此现代共产主义国家无神论的治理者们也必然要领教到，他们关于基督教将彻底泯灭的、自信满满的预言，也注定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不仅这兽的追随者们将全能和威荣归给他，这兽自己也得了“一张说大话的，

是的，说亵渎话的口。”按照字面的意思，经文说的是：“大事和亵渎的言行”。这里的“和”是解释行的连词，告诉我们这“大事”的性质。正如这兽的追随者们为兽堆砌的赞美之辞是亵渎的一样，这兽为他自己所宣告的一切也同样是对上帝的侮辱。

然而，上帝并没有如他的子民可能希望和期待的那样，立刻就摧毁这强大的仇敌。这兽得了权柄“做事（或，继续下去）42个月。”我们已经看到，42个月是不信之人将圣城践踏在脚下的时期，就是说，整个新约时期。虽然希腊语 ποιῆσαι 一字意为“做”或“做工”，但是当表示时间的字或短语作为其宾语时，它的意思则变为“打发”或“度过”一段特定的时间（参见《雅各书》4:13）。在此处的语境中，“42个月”是动词的宾语，还是单纯表示时长的直接受词，这一点并不明朗。无论怎样，这个异象都清晰地表明，直到世界末日，上帝的子民都不应期待着从不敬虔的政府所施加的、威胁他们的险境中得到完全的解脱。教会的仇敌们将在整个新约时期（“42个月”）中连绵不绝。在地上的、上帝的国度，必将是十字架的国度，直到这国度在永恒的荣耀中功德圆满之时。

这兽对使用赐予他的“这口”没有一丝的犹疑。“他开口向上帝说亵渎的话，亵渎上帝的名和他的帐幕，那些住在天上的人。”（13:6）

首当其冲，他亵渎的是上帝的名。上帝的名包括我们所知道的、关于上帝的一切。《圣经》中是上帝关乎他自己的启示。如果我们想象着，这一类的亵渎行径只会发生在共产主义的政权中，那就大错特错了。当我们自己的政府支持在我们的公立学校体系中对上帝的创造加以否认的行径，在我们的诸多大学中对基督教冷嘲热讽时，它就加入到了亵渎的行列，并且表明一个事实，即世俗政府是多么容易成为魔鬼的器皿。当瑞典，一个名义上是路德宗信仰的国家，在其公里学校系统中设置了宗教教育，但是却使教师们在捍卫正统路德宗《圣经》诠释方面困难重重时，它也在助长着对上帝话语的亵渎。

这兽的亵渎同样针对上帝的“会幕，那些住在天上的人”，或者，更直接一点，针对“那些在天上安营的人们”。很多现代的译本以及一些希腊语抄本中写的则是：“他的帐幕和那些住在天上的人。”看起来我们所采用的、作为我们译文的参考基础的，应是最好的译本。在两个短语之间省略了“和”字，这表明后一个短语，即“那些住在天上的人”被视为“他的帐幕”的同位语。抄写这段经文的人们看起来难以理解这一同位关系，他们很可能因此增加了“和”字，使经文得以简化。

然而，将“他的帐幕”描绘为“那些住在天上的人”，对于《新约》内容而言却一点都不陌生。众所周知的是，《新约》谈到教会时，说她是上帝的殿，谈到教会中每个成员时，说他们是用来建造这殿的一块块石头（《以弗所书》2:19-21）。

“那些住在天上的人”就是信徒们，他们在地上的时候就已经拥有了永生（《约翰福音》5:24；《约翰一书》3:14），他们已经是天上的国民（《腓立比书》3:20）。称呼这些信徒们为“他的帐幕”，并不比称呼他们为“他的殿”更让人感到惊讶。

σκηνοῦντας 这个字，即我们翻译为“住”或“安营”的这个字，同样表示在某个地方短暂的停留。然而，这一含义并不适用于此处的语境。与这个动词相关的

名词，σκηνή，即会幕，同样出现在这节经文中，显然使用的是其特定的、《旧约》中的含义。虽然《旧约》中的帐幕也是以色列子民在旷野上居无定所期间，以及征服迦南之后的几个世纪间，使用的一处临时敬拜场所，然而，此处强调的重点似乎在于一个事实，即会幕曾是上帝住在他子民中间的场所。因此，那些“住在天上”的人们就是那些与神同住的人，是上帝拣选的子民，是那不可见的教会。

因此，这兽的亵渎同样也是针对教会的。约翰的读者们应该可以意识到，针对他们那个时代教会的毁谤都是什么样子的。那时，基督徒被称为恨恶人类者和无神论者，因为他们拒不加入外邦人的偶像崇拜，也拒绝参与他们纵欲的节庆。他们曾被称为食人族，因为他们庆祝主的晚餐；他们被称为乱伦之人，因为丈夫们和妻子们彼此以兄弟姐妹相称。他们被称为国家的敌人，因为他们拒绝崇拜皇帝，或者向皇帝的画像焚香。他们还被指控为杀害婴儿之人，因为他们为婴儿施行洗礼。今天，教会同样面对着类似的指控。现在，基督徒被称为反社会分子，因为他们拒绝与假教师们一起参加敬拜。他们被称为蒙昧主义者，因为他们不愿接受某些所谓的现代科学理论。他们被称为冷漠无情之人，因为他们拒绝让不信之人领受圣餐。在共产主义国家中，因为他们拒绝放弃敬拜上帝，他们对国家的忠诚饱受质疑，并且，因为年轻的基督徒群体沉迷于“宗教迷信”，被认为不适合接受高等教育。

这兽针对教会的敌意并不仅限于言语上的辱骂。“他得了能力与诸圣徒开战，并且胜过他们，他又得了权柄，可以管辖各支派、各民族、各方言、各邦国。”我们以这种方式翻译的时候略有些犹豫。按照字面的含义，希腊文经文写的是：“曾给了他发动战争。”希腊语词汇 δίδωμι（给予）连接不定式使用时，有时意为“允许某人做某事。”如果我们翻译为：“他获准去发动战争，”这就暗示说，他得到了被我们称之为上帝容许的旨意（the permissive will of God）的认可。虽然这不会与信仰一致原则（信仰类比，the analogy of faith）之间有任何的冲突，但或许更好的选择是将这句话翻译为：“他获得了能力去发动与诸圣徒之间的战争，”视其为魔鬼的行径。这样似乎也顺应此处语境的要求。在 13:4 中我们获知：“那龙将自己的权柄给了这兽。”这个声明在 13:5 的后半部分得到了呼应，经文说，有权柄赐给他，可以继续行事 42 个月；在 13:7 的后半部分再次得到呼应，经文说，有权柄赐给他，统管地上的万国。换句话说，约翰所见的异象不仅告诉教会，这兽将会继续行驶他的权柄，直到末日，还告诉教会说，在这世上不存在任何一处地方，使教会可以在其中逃避这兽历次的攻击。

这场魔鬼怂恿这兽发动的、针对诸圣徒的战争，带来了上帝子民的溃败。魔鬼给了这兽能力和权柄，来赢得对基督徒的胜利。但是这胜利不可能是完全的，或彻底的。那就与这卷书整体的信息，即多次、多方地使我们确信最终胜利总是属于教会的信息背道而驰了。这里的经文描绘的，是公民政府仍然能够逼迫上帝的儿女，杀害他们并将他们赶到墓道之中时，它所赢得的、表面上的胜利。

我们再一次听到人们敬拜这兽的声音。这一次，敬拜之人被形容为：“凡住在地上的人们。”《启示录》中有八次使用了这一短语，每一次它都清晰地指向不信之人和教会的仇敌。这里，这个短语与“他的会幕，那些住在天上的人”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那些住在地上的人，进一步被描绘为：“那些从创世以来，名字没有被记在属于曾被杀之羔羊的生命册上的人们。”很多译者将短语“从创世以来”视为修饰“被杀”的状语，并翻译为：“从创世以来被杀的羔羊的生命册”。但是，将其视为“被记在”一词的修饰语似乎更为恰当。这样翻译的原因有几个。在稍后的章节中（17:8）可以看到几乎完全一样的对不信之人的描述；彼处，可以言之凿凿地说，这一短语形容的是“被记下”，因为“被杀羔羊的”这一短语并没有出现在那里。此外，在《圣经》的其他地方，我们看不到任何一处表示基督从创世以来被杀的说法。但是，很多处经文都提到了我们的永恒拣选，这拣选发生在世界被造之先，而我们的名字写在生命册上显然是在以象征性的手法谈论我们的拣选。

对生命册的提及，促使约翰引用了《以西结书》中的一句经文（《耶利米书》15:2；43:11），其中先知以确实的言辞维护了神圣眷顾的教导。

Overruling Providence (13:9-10)

9) εἴ τις ἔχει οὖς ἀκουσάτω. 10) εἴ τις εἰς αἰχμαλωσίαν, εἰς αἰχμαλωσίαν ὑπάγει· εἴ τις ἐν μαχαίρῃ ἀποκτενεῖ, δεῖ αὐτὸν ἐν μαχαίρῃ ἀποκτανθῆναι. Ἔδὲ ἐστὶν ἡ ὑπομονὴ καὶ ἡ πίστις τῶν ἁγίων.

9) *If anyone has ears let him listen:*

10) *If anyone is destined for imprisonment,
into prison he will go.*

*If anyone is destined to be killed with a sword,
by a sword he must be killed.*

Here is the patience and the confidence of the saints.

【启 13:9】 凡有耳的，就应当听。

【启 13:10】 掳掠人的必被掳掠。用刀杀人的，必被刀杀。圣徒的忍耐和信心，就是在此。

这里，约翰提醒正遭受苦难的教会看到，在历史的长河中，那些曾持续临到他们的、将要突然临到他们的诸多苦难，绝非偶然发生的事件。上帝不会忘记它们，也不会失去对局面的掌控。上帝已经预先看到了这一切，当他为那些名字已被记在生命册上，最后将在永恒中抵达终点的人们预备他们要走的路径时，他已经将这些事情考虑在内了。

这些话也有助于明确这兽将赢得的、对圣徒们的这场胜利（13:7）的性质。他们将要被丢进监狱，被置于死地，但这只不过是上帝拯救他们计划的一部分。

这部分最后的话：“这就是众圣徒的忍耐和信心了”，在新国际版本中被译为：“这需要众圣徒们一方的百般忍耐和忠诚。”然而，上下文很难为这种译文背书。原文中的这些话不“需要”上帝子民任何的作为。相反，这些话使他们确信，他们已经得了拣选，预定要得永远的生命。如果在通往天堂的路上，他们注定要经历牢狱之灾并且殉道，他们也能够以坚韧、以确信中的盼望忍受这所有的一切。他们知道，这也是他们慈爱的主和救主为他们命定的。这生命册属于已被宰杀，

藉着他自己的血将他们买来归于上帝的那一位。

第三个异象：从地上而来的兽 (13:11-18)

11) Καὶ εἶδον ἄλλο θηρίον ἀναβαῖνον ἐκ τῆς γῆς, καὶ εἶχεν κέρατα δύο ὅμοια ἀρνίῳ, καὶ ἐλάλει ὡς δράκων. 12) καὶ τὴν ἐξουσίαν τοῦ πρώτου θηρίου πᾶσαν ποιεῖ ἐνώπιον αὐτοῦ. καὶ ποιεῖ τὴν γῆν καὶ τοὺς ἐν αὐτῇ κατοικοῦντας ἵνα προσκυνήσουσιν τὸ θηρίον τὸ πρῶτον, οὗ ἔθεραπεύθη ἡ πληγὴ τοῦ θανάτου αὐτοῦ. 13) καὶ ποιεῖ σημεῖα μεγάλα, ἵνα καὶ πῦρ ποιῇ ἐκ τοῦ οὐρανοῦ καταβαίνειν εἰς τὴν γῆν ἐνώπιον τῶν ἀνθρώπων. 14) καὶ πλανᾷ τοὺς κατοικοῦντας ἐπὶ τῆς γῆς διὰ τὰ σημεῖα ἃ ἐδόθη αὐτῷ ποιῆσαι ἐνώπιον τοῦ θηρίου, λέγων τοῖς κατοικοῦσιν ἐπὶ τῆς γῆς ποιῆσαι εἰκόνα τῷ θηρίῳ, ὃς ἔχει τὴν πληγὴν τῆς μαχαίρης καὶ ἔζησεν. 15) καὶ ἐδόθη αὐτῷ δοῦναι πνεῦμα τῇ εἰκόνι τοῦ θηρίου, ἵνα καὶ λαλήσῃ ἡ εἰκὼν τοῦ θηρίου, καὶ ποιήσῃ ἵνα ὅσοι ἐὰν μὴ προσκυνήσωσιν τῇ εἰκόνι τοῦ θηρίου ἀποκτανθῶσιν. 16) καὶ ποιεῖ πάντας, τοὺς μικροὺς καὶ τοὺς μεγάλους, καὶ τοὺς πλουσίους καὶ τοὺς πτωχοὺς, καὶ τοὺς ἐλευθέρους καὶ τοὺς δούλους, ἵνα δῶσιν αὐτοῖς χάραγμα ἐπὶ τῆς χειρὸς αὐτῶν τῆς δεξιᾶς ἢ ἐπὶ τὸ μέτωπον αὐτῶν, 17) καὶ ἵνα μὴ τις δύνηται ἀγοράσαι ἢ πωλῆσαι εἰ μὴ ὁ ἔχων τὸ χάραγμα τὸ ὄνομα τοῦ θηρίου ἢ τὸν ἀριθμὸν τοῦ ὀνόματος αὐτοῦ. 18) Ὡδε ἡ σοφία ἐστίν. ὁ ἔχων νοῦν ψηφισάτω τὸν ἀριθμὸν τοῦ θηρίου· ἀριθμὸς γὰρ ἀνθρώπου ἐστίν. καὶ ὁ ἀριθμὸς αὐτοῦ ἑξακόσιοι ἑξήκωτα ἕξ.

11) *And I saw another beast coming up out of the earth, and he had two horns like the Lamb, but he spoke like the dragon. 12) And he exercises all the authority of the first beast before him. And he makes the earth and those who dwell in it worship the first beast, whose mortal wound was healed. 13) And he does great miracles so that he even makes fire come down out of heaven on the earth in the sight of men. 14) And he deceives those who dwell on the earth because of the miracles which are given to him to perform before the beast, telling those who dwell on the earth to make an image for the beast who had the sword wound but lived.*

15) *And it was given to him to give breath to the image of the beast so that the image of the beast spoke and caused all those who did not worship the image of the beast to be killed. 16) And he makes all men, small and great, rich and poor, free and slave, receive a mark on their right hand or on their foreheads, 17) in order that no one might buy or sell unless he has the mark, the name of the beast, or the number of his name. 18) Here is wisdom: Let him who has understanding calculate the number of the beast, for it is the number of a man. And his number is 666.*

【启 13:11】 我又看见另有一个兽从地中上来。有两角如同羊羔，说话好像龙。

【启 13:12】 它在头一个兽面前，施行头一个兽所有的权柄。并且叫地和住在地上的人，拜那死伤医好的头一个兽。

【启 13:13】 又行大奇事，甚至在人面前，叫火从天降在地上。

【启 13:14】 它因赐给它权柄在兽面前能行奇事，就迷惑住在地上的人，说，要给那受刀伤还活着的兽作个像。

【启 13:15】 又有权柄赐给它叫兽像有生气。并且能说话，又叫所有不拜兽像的人都被杀害。

【启 13:16】 它又叫众人，无论大小贫富，自主的，为奴的，都在右手上，或是在额上，受一个印记。

【启 13:17】 除了那受印记，有了这兽的名，或有兽名数字的，都不得作买卖。

【启 13:18】 在这里有智慧。凡有聪明的，可以算计兽的数目，因为这是人的数目。它的数目是六百六十六。

这部分内容的第一节经文，给出了一个翻译上的难题，它也影响着对这节经文的解读。即，“羔羊”和“龙”这两个字都没有使用冠词。如果这是这两个字首次使用的地方，那自然是正常的——如 5:6 中的情形，其中“羔羊”一字第一次出现，而在 12:3 中，“龙”一字第一次出现。“羔羊”一字在稍后的章节中被使用了 26 次，除了这里之外的每一处，都使用了定冠词，这些是比表明前面提及的具体事物的冠词。“龙”这个字又出现了 11 次；同样，除了这里之外的每一处，也都使用了定冠词。

通常，这两节经文被译作：“他有两角如羊羔，但他说话好像龙。”希腊语中没有使用冠词的情况，在英文译文中并不总是以不定冠词加以体现（希腊语中没有不定冠词）。冠词的缺失有时表明的是，一个字一直被视为专有名词。在这里，以这种方式处理冠词的缺失并无任何不妥之处，尤其是因为在《启示录》中，“羔羊”一词总是耶稣的代名词，而“龙”这个字始终是属于魔鬼的名号。因此，在英文中我们就可以恰如其分地将这两个字的首字母大写，并译为：“他有两角如那羊羔，而他说话好像那龙。”

另外有些情形中，冠词的缺失表明的是某种特质。希腊语中无冠词的名词（The anarthrous noun）差不多等同于英语中的形容词。英语也具有同样的表达方式。使用英语的人可以感觉得到，将经文（《约翰福音》4:24）翻译为“上帝是个灵”又或者“上帝是灵”，两者间是存在着区别的。后者实际上表达的是，上帝是属灵的。因此，将这节经文翻译为：“像羔羊一样，他有两角，而他的言辞却像龙一样”，是完全可行的。

然而，因为这两种译法在英文中都略显生硬，我们选择带有定冠词的译文，即“他有两角如那羔羊，而他说话好像那龙。”我们这样做是因为，即使基督徒也都被称为羊羔或绵羊，但此处的这个词指的确是主耶稣。其用意并不是在说，从地里上来的兽貌似基督徒（参见《约翰福音》10:28,29；21:13），而是在说，他实际上看起来好像基督。

《启示录》中唯一反对这种阐释的论据，是 5:6 中对羔羊拥有七角的描述。但是，我们却无法得知约翰在这些异象当中所看到的羔羊，是否总是拥有七角。读

者或许可以想起与第六章中骑在白马上骑士所戴的那顶冠冕，和第十九章中他所戴的许多顶王冠有关的评论。在《启示录》中，救主多次被称作为那羔羊时，根本就没有提及他的样貌。这些经文与施洗约翰指着取了人的样式的救主，并称他为除去世人罪孽的、上帝的羔羊时（《约翰福音》1:29），所说的话如出一辙。

在阐释者的脑海之中确凿无疑的是，这异象中的像羔羊一样的兽，正是教会的劲敌。虽然从海中上来的兽显然是令上帝子民望而生畏且危险的对头，但是从地里上来的兽乍看之间却显得完全的无害。它实际上取了基督的样貌，或者至少，（如果有人坚持将其译为带有不定冠词的“羊羔”的话）取了某个追随基督之人的样貌。

正统路德宗的释经者们通常将地里上来的这只兽视为那著名的敌基督的代表，与路德宗认信相对应的是，他们认定这兽就是罗马教皇。虽然对那敌基督的身份认定主要建立在使徒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后书》2中关于“那位不法之人”的教导，但是此处仍然提到了一些内容，有助于巩固认信路德宗的教义，即“*papam esse ipsum verum antichristum*”（教皇是真正的敌基督）（《施马迦登信条》第二部分，第四条，第10段）。

值得注意的是，希腊语介词 *ἀντί*（即敌基督一词中的“敌”）在通用希腊语的用法中，几乎总是表示“取代”，而不是“反对”的含义。因此，当《新约圣经》使用“敌基督”这个名号时，通常的理解应该是，他是一位基督的“替代者”，而并不只是一个抵挡基督的人物。考虑到这一点，这兽的样貌好像羔羊，就是说，拥有着基督的外貌，就显得格外重要了。有了这层联系，我们或许会联想到一件事，几年前教皇访问美国时，一些报纸报道说，为数众多的人们谈到他们遇见教皇时说，他们感觉像是亲眼见到了基督。一位被罗马教会封为圣徒的、叫作锡耶纳的卡特琳娜的人，曾将教皇称为“地上的耶稣基督”。有些人辩护说，现在的教皇不可能是那位敌基督者，因为当代的教皇们都是如此像基督一样的人。这节经文为我们提供了强有力的、抵挡这种辩解试探的良方。那些外表上一贯邪恶、堕落的教皇实际上屈指可数。大多数教皇都表现得“好像羔羊”一样。

然而，这兽毁灭性的本质在他所说的话中变得昭然若揭。他说话好像那龙，就是说，他所宣扬的信息就是魔鬼的信息。从魔鬼在伊甸园中所说的第一句话中，这信息的本质就变得一清二楚了。表面上，这信息并没有显出堕落的样子。撒但有时看起来像是光明的使者（《哥林多后书》11:14）。毕竟，他并没有怂恿亚当和夏娃犯下奸淫或谋杀的罪。但他确实否认了上帝清晰无误的话语，并劝说夏娃，可以说是，在她能为他自己所做的事情上，而不是在上帝已经为她和她的丈夫所成就的、所供应的一切美好事物中，寻求她自己的幸福，她自己的“救赎”。魔鬼基本的教条就是靠着行为得救的信息。在多特会议的诸多规条和法令中，罗马教会正式宣告，任何教导人是唯独藉着信心称义，并且好行为对救恩而言并非必要的人，将被定罪并打入地狱之中。正是借由这一行为，罗马教会将来自地狱的、那龙的信息，采纳为教会的官方立场，并且，实质上，也公然否认了《圣经》中清晰明确教导的真实。藉着罗马教会的官方神学，魔鬼仍然告诉人们说，如果他们遵行了教会所倡导的诸般行为，他们就不会灭亡。这些行为中有很多听起来似乎是符合圣经的。罗马教会推崇悔罪、忠信、祈祷和禁食这类行为，视它们为我们可以赚取赦免和救恩所依靠的诸多德行。

但是，虽然罗马和教皇制度被认定为从地里上来的、好像羔羊的兽是理所当然的，然而我们也不应忘记，当今的新教在很大程度上也已经采纳了那龙的信息。借由人的努力而来的救恩，或多或少的，在如今的新教思想中都是一个普遍的主题。结果，人们不再在唯独因着信心领受的、上帝的恩惠和基督的功德之中寻求他们的救恩，而在他们自己的努力、归信体验和诸如此类的门径中寻求。因此，大多数的新教教会，纵然她们看起来“好像羔羊”，却也已经开始宣讲好像那龙的信息了。这兽在所有稍后的章节中，都被称为“那个假先知”。

因此，这兽自立为基督的替代者。《旧约》的先知们提到将要到来的救主时，视其为伟大的先知，而这一主题一次又一次的复现在《新约》之中。他的信息宣告的是因着恩典、并非行为而得的救恩。所有那些将福音转变成新的律法，甚至将信心和悔罪转变成作为赦罪的条件，人们必须加以履行的善工的人们，都是在传达一个冒牌的、先知式的信息，而并非基督的福音。对很多人来说，这样的信息仍旧看起来好像基督，因为信息使用的全都是正确的措辞。但是它确实藉着将一定比例的、我们救恩的功劳归算在我们自己的行为之上，而掠夺了基督的荣耀。在教会之中，没有人比罗马教皇将这件事做得更加的登峰造极了。因此，兰斯基（Lenski）、波洛特（Poellot）、利特尔（Little）和其他的释经者们认为从地里上来的兽代表的是“反基督教的舆论宣传”，虽然这种观点可能是合理的解释，然而，他们也可能因为没有看见这节经文和《施马迦登信条》中的定论——即“教皇是真正的敌基督”——两者之间的紧密联系，因而得出了错误的结论。不过，从更宽泛的意义上而言，我们或许可以说，这兽也代表着暗中破坏着福音信息，并服务于魔鬼企图的所有教义。

每一代的基督徒们都必须在异端邪说兴起之处与之缠斗。在我们的时代，我们也同样在人文主义、进化论、灵恩派、摩门教、罗素教、阿姆斯特特朗教和其他当代的异端邪说中——所有的这些都是更为危险的教导，因为推动这些教导的人都好像羔羊一般——认出了那龙的声音。假教师们仍旧备着各式各样的羊皮外衣。

这只兽对教会的威胁，远远比第一只兽所代表的、公开的仇敌带来的威胁更大，因为相比从海里上来的兽所施行的、诸多凶残血腥的逼迫，错误的教义在更为深远的意义上掠夺着人们生命。逼迫或许可以夺走上帝子民肉体的生命，但是错误的教义却会使人们丧失属灵的、永恒的生命。

然而，两只兽在他们攻击上帝和他教会时显然是通力合作的伙伴。从地里上来的兽“行使在它之前的那只兽的一切权柄。”新国际版本将“在他之前”翻译为“代表他”。虽然“在他之前”或“在他面前”是原文的字面译法，但是对等的希伯来语短语，被用来与某个拥有权柄的人相关联时，表明的是官方的职位，授权给那站在掌权者“前面”的人，代表掌权者行事。因此，这个短语可能表明的是，第二只兽为第一只兽的企图服务，正如这第一只兽服务于魔鬼的企图一样，他从魔鬼那里得来了他的能力和权柄（13:2）。

这里的上下文澄清了“第一只兽的一切权柄”的含义。它首先指的并不是所有公民政府直接从上帝那里得到的权柄和能力，而是指在上帝的许可之下，它从魔鬼那里获得的能力和权柄。第一只兽拥有权柄和能力①要求不信世界（13:4）的敬拜和尊崇，并接受他们的敬拜和尊崇，②讲说极为亵渎的话，③一直坚守到

末日（13:5），④褻瀆上帝的启示和教会（13:6），⑤逼迫信徒，并且⑥享受世界范围的统治（13:7）。因此，第二只兽，尽管它有着人畜无害的样貌，却实在是教会极大的仇敌。它将属于第一只兽的行径，也纳入到它自己的行动范围之内。

保罗曾提到过那些将要出现的假教师们，说他们要宣讲“鬼魔的道理”（《提摩太前书》4:1）。用约翰的话说就是，他们要“像那龙”一样说话（13:11）。虽然当我们谈论这兽的意义时，我们因此或许可以将所有教导鬼魔道理的假教师们都包含在内，然而，在罗马的教皇制度中，此处所描绘的全部活动，相比在其他任何地方都展现得更为清晰可辨。早期的教皇们曾宣称拥有普世范围的世俗权柄，而后来的教皇们也从未否认过这一主张。在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教皇制度都曾是为许多对基督徒施行的血腥迫害的始作俑者。教皇制度用它对唯独靠着恩典、而非靠着行为得救的圣经教义的咒诅，褻瀆了上帝的启示，用其世界范围的弥撒圣祭（sacrifice of the mass），它否认了那独一无二的全然充足，否认藉着这独一无二的献祭，所有得以成圣的人们都已经永远完全了（《希伯来书》10:14）。藉着对那些教导符合《圣经》教义的人们的咒诅，定他们为异端邪说，它也同时毁谤了教会的声名。教皇制度将会存续到世界的末了，因为直到主降临的荣光显现之前，他都不会灭绝那位臭名昭著的“不法之人”（《帖撒罗尼迦后书》2:8）。藉着用它自己有形的国度替代上帝无形的国度，教皇制度就此变成了某种极像世俗政府的机构，并因此助长了一种倾向：人们将世上的统治者视为诸多福祉最终的源头，而不再将他们视为上帝手中的工具——藉着他们，主愿将从他而来的福分赐给世人。以这样的方式，“他叫地和住在地上的人，拜那致命伤得以痊愈的头一个兽”（13:12）。

当保罗描绘那位敌基督者的行径时，他提到了敌基督迷惑众人所使用的“虚谎的奇事”（《帖撒罗尼迦后书》2:9,10）。约翰回应了保罗的想法，他说，这兽“又行大奇事，甚至他在人们眼前，叫火从天上降下，降在地上。他因得了权柄在头一只兽面前施行的奇事，就迷惑那些住在地上的人们，告诉住在地上的人，为那受过刀伤但仍然活着的兽作像。”

在《旧约》中，先知以利亚曾借着叫火从天上降下（《列王纪上》18:24起），显明耶和华是真正的上帝。这兽模仿着这一神迹，他用这个和其他类似的神迹，就能以欺骗不信的世界，即“那些住在地上的人们，”以至于他们相信他那出自魔鬼的多样谎言。因此，当罗马天主教的作者们援引罗马教会所施行的神迹奇事（比如，在卢尔德¹的那些），作为证明罗马教会是真正大公教会这一宣告的根据时，我们就会想起这样的神迹在此处被描绘为这兽用来欺骗世界的、虚谎的奇事（《帖撒罗尼迦后书》2:10）。虽然神迹奇事能够支撑正确的教义，但教义才是用来检验真神迹的标准（《申命记》13:1起；《以赛亚书》8:19-20），这也是千真万确的。

这兽不仅仅用这些虚谎的奇事欺骗世界，他还说服那些住在地上的人们，为头一只兽制造一座偶像。这两只兽现在联合了他们的武力，要实现魔鬼要摧毁真教会的企图。公民政府在其反基督教的方面，和离经背道的教会，就是那些传讲

¹ 译者注： Lourdes，法国卢尔德，被天主教教会认定为有人目睹了圣母马利亚的显现并发生过许多神迹的地方。

魔鬼的信息而不传讲上帝真理的教会，也将他们的能力和权柄联合起来，试图毁灭上帝的子民。教会历史学家们能够列举出无以计数的例子表明，教会是如何呼吁世俗当局将那些被教会定为异端的人们投入监牢并处以火刑的。路德宗信徒会因此联想到沃尔姆斯国会（the Diet of Worms），罗马教会的领袖们在那里劝说帝国国王颁布了判处马丁路德死刑的法令，。

当我们看到假先知能够赋予那已然立起来的兽像生的气息，以至于兽像可以说话，又能杀害所有不拜兽像的人，这时，同样的真相就再次以象征性的语言摆在我们面前了。我们知道，在罗马施行逼迫的晚期，基督徒们常常不得不在死亡和在帝王的雕像前烧香这两者间做出抉择。看起来这种特定的忠诚度测试早在约翰的时代就已经存在了。比如，别迦摩城中就有一座专门用来敬拜帝王的庙宇。释经者们认为，安提帕（2:13）可能就是因为拒绝参与类似的敬拜而被处死的。无论怎样，约翰在其异象中预见了一个时代，期间伪教会将会认同、甚至鼓励对那些不愿意向反对基督教的公民政府献上敬拜的人们施以极刑。什么时候人们愿意顺服人，而不是顺服上帝（《使徒行传》4:19），什么时候这样的敬拜就在大行其道。

然而，处以极刑并不是敌基督教的势力为了强行贯彻他们的要求而采用的唯一的手段。这兽还会使用经济方面的压力达成他的目标，致使各种阶层的人们——弱小的和强大的，富有的和贫穷的，自主的和为奴的——都在他们的右手上火他们的额头上受了一个印记。被翻译为“印记”的这个字，指的是烙印，或按压印章留下的痕迹。这样的“印记”表明的是归属权。正如第七章中上帝的子民受了印记，显明他们已经成为了上帝的产业，同样，这些人也受了印记，以表明他们归属于这兽。这个印记赋予他们做买卖并参与到社区经济活动中的权利。此处所提及的这类事情在很多共产主义的国家中显露无疑，在那里，人们必须公开表明他们对无神论形式的政府忠心不二，才可以完全参与到商业领域之中，才可以活跃在政治舞台之上。例如，在很多这样的国家之中，除非年轻人加入共青团组织之中，否则他们就会被剥夺接受更高等教育并进入专业阶层的机会。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除非他们拥有“那印记，有了这兽的名或有兽名数字的，”他们就不能“做买卖”。“这兽的名”或“兽名的数字”这两个短语，显然都是“印记”的同位语，意味着这印章要么将这兽的名字，要么将这兽的数字盖在了那些得了印记之人的身上。

在这个节点上，有必要提出疑问的是，这里指的是这两只兽里的哪一只呢？在这一章中，从第一节经文直到最后两节经文之前，“兽”这个名号始终指的是海里上来的那兽。经文中有两次称其为“头一只兽”，有两次称其为从致命伤中得了痊愈的那兽（13:3,12,14）。有三次，这名号出现在“这兽的像”（13:15）这个短语之中。上下文显明的是，这是从海里上来的那兽的像。在本章之后，“这（那）兽”指代的是第一只兽，而“假先知”指的则是第二只兽。

由此看来，本章的最后两节经文中所谈及的那兽，必然也是第一只兽，亦即从海里上来的那兽。但是，虽然经文频繁地提及第一只兽的名号，这个特别的段落却聚焦在第二只兽的行径之上。从地里上来的兽行使着头一只兽的权能。他使得地和不信的世界敬拜受伤又得了痊愈的那兽。他施行大奇事。他迷惑着列国。他促使人们为那第一只兽建造雕像，又叫兽像有了气息。最后，他致使人们领受

了一处印记，一个包括那兽的名号或数字的印记。既然整个段落始于对地上来的这兽的描绘，这兽如今又使人们受了那表明归属权的烙印，那么很可能这个数字就是第二只兽的数字。但是，这个问题无法得到最后的定论。或许两只兽可以同时拥有这名号和数字。在 15:2 的注释中，我们也将再次讨论这个问题。

本章的最后一节经文长期以来引发了无尽的猜测。约翰写道：“在这里有智慧：让有悟性的人来计算这兽的数目，因为这是人的数目。他的数目是 666。”

从教会历史中最早的几个世纪开始，人们就曾多次尝试过要计算出这个数字的意义。与圣约翰只间隔了一个世代的教父爱任纽曾提到，存在着很多契合这一算数的“名字”。希腊语中，每个希腊字母都对应着一个数值，并且，因为很多名字的字母相加后的数值都是 666，所以爱任纽说，与其猜测并寻找适合这一数字的名字，等候这一预言的实现反倒是更稳妥的选择。然而，他也说，*Λατῆῖνος* 这个名字，即希腊语“拉丁人”一字，是能够找到的、极为可能的答案，这个名字希腊字母相加后的数值正是 666 ($\Lambda = 30, \text{A} = 1, \text{T} = 300, \text{E} = 5, \text{I} = 10, \text{N} = 50, \text{O} = 70, \text{and } \Sigma = 200$)。

一些释经家们对这一类的解答表示反对，因为他们坚称在《圣经》中任何地方都找不到这类的运算（被称为字母数值术，即 *gematria*）。这是一个有力的论据，但却绝对不是结论性的论据。我们译为“计算”的这个字，在《新约》中的其他地方只出现过一次。彼处，耶稣谈到了一个人，他“计算”出他正计划建造的一座楼所需的成本开支（《路加福音》14:28）。那毫无疑问涉及的是将盖楼所需的各种不同项目的成本逐一相加的行为，就像此处要描述的，则是将名字中的每个字母所代表的数值逐一相加的过程。

如果爱任纽的这个想法是正确的，那么这数字是归属于第一只兽还是第二只兽，两者几乎没有任何差别的原因，就会变得一目了然了。在约翰所处的时代，罗马政府曾是世俗范畴数一数二的敌基督者，并且，结合上面给出的解释，爱任纽指出：“现在执政的正是拉丁人。”同样，教皇制度也是教会领域中数一数二的敌基督者，尽管在我们的时代，人们用各地的方言来庆祝弥撒，但直到今天这个制度的官方语言仍是拉丁语。自宗教改革时期和多特会议以来，当教皇的敌基督身份已经昭然若揭时，我们甚至比那位曾说过“等候这一预言得以实现更为稳妥”的爱任纽，更有理由将他的观点视为合理的解答。

但是，因为没有任何明确的《圣经》经文要求进行上面给出的这种计算，寻找一种与《启示录》中其他运用数字的方式更为协调的解答，可能是更好的选择。我们已经看到，数字 12 是教会的象征，数字 10 是完全的象征，4 是代表世界的数字，而 7 是代表圣约的数字，或是上帝与人们相处方式的象征。有人提出，数字 6，这个与数字 7 最为接近但却总是略逊一筹的数字，应该被视为魔鬼篡夺上帝在人们心中地位的企图，且这企图早已注定失败的象征。在此处上下文中，将这个数字视为敌基督企图在上帝的殿中占山为王，并自作主张拥有神圣特权的象征，正如保罗对他的描绘那样（《帖撒罗尼迦后书》2:3-9）。既然 10 是代表完全的数字，而 666 则是 6 加上 10 乘以 6，再加上 10 乘以 10 乘以 6，这个数字就象征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敌基督永远都无法与他的追随者们建立起上帝与他的子民所建立起的那种盟约关系。既然三又二分之一，或者圣约数字 7 的一半，是邪恶

的数字，那么数字 6，或 12 的一半代表着上帝的仇敌，也不是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这样的解读与上下文之间契合得天衣无缝。除了稍早提及的各样猜测之外，爱任纽还胸有成竹地认为，666 是起初、中间时期就曾发生，并将在末日涌现出的一切背道之事的总和。

一些拒绝将从地里上来的兽首当其冲地解读为罗马教皇的现代路德宗释经者们主张说，“这是人的定数 (the number of a man)” 是错误的翻译，并且我们应将其译为：“这是个属人的数目 (a human number)。” 确实，“数目” 和 “人” 这两个字在原始希腊文中都没有使用冠词。因此，新国际版本或许是更好的译文，即 “某个人的数字 (a man's number)”。但是，有人主张因为它专门被称为 “这兽” 的定数，因此它不可能是人的定数，这种观点却是站不住脚的。如果救主可以被描绘为羔羊，而魔鬼可以被描绘为龙，就没有任何理由认为人不能被描绘为兽了。

这一章中有不少的细节，我们必须谨慎地加以讨论，但是本章内容的主要思想却是极为清晰明了的。这异象直白地告诉我们，在魔鬼企图毁灭教会时，他将会拥有两个强大的盟友。其中一个公民政府，它使用其残暴的权能与上帝的子民争战。另一个则是背道的教会，它仍旧保有基督教外在的妆化，但是却蓄意破坏着信仰，甚至藉着宣讲并不是福音，而是魔鬼教导的信息，断绝了人们相信的可能。当马丁路德，在他写的一首赞美诗中，提及 “凶残的教会和土耳其人” 时，他曾将这一启示应用于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土耳其政府曾是反基督教的政府，它经常诉诸于武力，向其臣民强制推行穆斯林信仰，并在其控制下的国家之中清除基督教会。教皇也曾是反基督教之人，他曾试图通过严厉谴责路德和唯独因着恩典得救的信息，转而支持出自魔鬼的、靠着行为得救的教义，不断地拦阻福音的复兴。然而，历世历代的基督徒们都有必要知道的是，强大的势力部署妥当，与他们为敌，使得他们或许激发起来，警醒祷告，免得他们在诸多邪恶政府机构的重压之下离经叛道，或因假教师的误导而陷入到不信和虚妄的崇拜之中。

约翰不仅针对这些危险发出了警告。在勾勒出一心想要摧毁教会的、诸多可怕的仇敌之后，现在他看到另外一个异象，在这个异象中，他向他的读者们保证说，魔鬼和这两只兽，这三个一直被称为 “邪恶三位一体” 的冤家对头，他们的种种图谋是绝对不会得逞的。